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何许人也？”

眼前的景象简直令什季尔利茨难以置信：夜莺在花园里婉转啼鸣，清冽的空气里游逸着极浅的蓝色，尽管四周已是早春二月令人惊觉的情调，积雪却仍然覆盖着地面，没有夜间化雪前常有的那种蕴蓄在空气中的淡淡的青色。

夜莺在斜伸向河流的榛树上啼鸣，紧挨河边有一小片橡树林，老树的树干粗壮、黝黑。公园里微漫着新鲜冻鱼的气味。春天来临时那种陈年白桦树和橡树的腐气还没有散发出来，但到处都萦绕着夜莺的歌声：啼转、婉鸣，声音时断时续，孤单地回响在阴暗、寂静的公园。

什季尔利茨想起祖父：老人能和鸟儿说话，他坐在树下冲着山雀挤挤眼招招手，久久地注视小鸟，眼睛也象鸟儿一样眨动，敏捷锐利，象黑色的项珠，鸟儿一点都不怕他。

“啾——啾——哒哒……！”祖父打着唿哨。

山雀就会应声而答——充满信任和快乐。

太阳西下了，黑色的树干把匀称的紫色身影留在身后白色的雪地上。

“上冻了，可怜的小东西。”什季尔利茨沉思着，掩紧大

衣，走回房里。“无法给它们任何帮助，只有一种鸟不相信人类——夜莺。”

什季尔利茨看了看手表。

“克劳斯就要到了。”什季尔利茨想，“他一贯准时，我让他从车站穿过森林走到这儿，免得遇见人。没关系，再等会儿，这儿的景色美极了！”

什季尔利茨和克劳斯的会面总是安排在湖岸上这间离群索居的小宅里——这是他自己的舒适宜人的独门小院。他曾经在三个月内接二连三地请求党卫军大队长波尔批给他一些经费，以给那些在“歌剧行动”中丧生于天女散花般落下的炸弹的人们的孩子安排郊外的住处。孩子们请求了许多次，可是被党卫军大队长、保安处经济主管人波尔一口拒绝了。“什季尔利茨，您疯了！要节省一切开支，哪有钱去挥霍！我们不能拿钱打水漂！这种态度对承担战争重负的纳粹是有损名誉的。”

什季尔利茨只好将自己的上司——安全局政治侦察处的长官带到这儿来。三十四岁的党卫军旅长舍隆贝尔立刻领悟到，与重要间谍的会面地点不用另觅了，办法是买了房契据让别人去冒名验证。一位“罗伯特·列伊民用化学企业”叫波尔泽的总工程师，得到了这座别墅的使用权，而党卫军旗队长冯·什季尔利茨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波尔泽。他用高薪，高伙食标准雇佣了守门人。

……摆好了餐桌，什季尔利茨打开了收音机，伦敦台播出了欢快的乐曲，美国女演员格莱娜·米连拉正在演奏《太阳谷小夜曲》中的一段音乐。希姆莱喜欢这支曲子，在瑞典买来了一盒拷贝，此后，在普林茨——阿尔伯莱希特大街的地

下室里他将这拷问看了个够，特别是有夜间空袭，不能审讯囚犯的时候。

什季尔利茨给看门人打了个电话，当看门人进来时，他说：“朋友，今天你可以进城到孩子们那儿去一趟。明天早上六点钟前回来，要是我还没走，就给我煮杯浓咖啡，能煮多浓就多浓。”

1945年12月2日18时38分

“神父，您认为人身上什么成份更多些，是人性还是兽性？”

“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

“这不可能。”

“只能如此。”

“不可能！”

“即使这样，也会一种被另一种征服了。”

“你们指责我们低级，认为精神是次要的，精神确实是次要的，精神象蘑菇生长在酵母里。”

“这种酵母是什么？”

“虚荣心，这就是您称之为淫欲，我称之为合理的欲望；就是和女人睡觉并且爱她，这种正常的渴念位于万事之首，没有了这些意愿，人类的发展就将终止。教会没少花力气阻止人性的发展。您知道，我指的是哪个时期的教会吗？”

“知道！知道！当然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时期。我太了解这个时期了，但我不知道别的。我看不出你对人的看法

和元首所宣传的有什么两样。”

“是吗？”

“是的，他从人身上看到追名逐利的骗子手，想从生活的天地里夺回健康有力、充满憧憬的东西。”

“您也不看看自己错到哪儿去了，即使是元首，从每个德国人身上看到的也不是同样的骗子手，而是淡黄头发的各类骗子。”

“可您大概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现了骗子的原形。”

“我看到他们如何演变而来，人是猿猴变来的，而猿猴是畜生。”

“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到一处去了。你相信人是从猿猴变来的，但您没有看到过人由之进化而来的那只猿猴，它没在您身边跟您说过这事。您没摸过它，您也无法摸到它。您之所以相信这个，只是因为这个信念符合你的精神体系。”

“那么上帝在您身边说过他创造了人类？”

“这不一样，谁也没对我说过这些，我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无法证明，这只能相信。您信您的猿猴进化，我信我的上帝造物。您相信猿猴进化，是因为这符合您的精神体系，我信上帝，是因为这符合我的精神体系。”

“此话差矣，我不信猿，我信人。”

“人是由猿而来，您相信人身上的猿，而我相信人身上的上帝。”

“这么说，上帝也就寄寓于每个人之中啰？”

“当然。”

“元首身上何处有上帝？戈林身上呢？希姆莱身上又哪有上帝呢？”

“您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论争的是人性，当然在这些恶棍的身上都可以找到被逐出天国的天使的痕迹。但，可惜，他们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受到残酷、顽固不化、谎言、卑鄙、暴力的法则支配，实际上他们身上已丝毫没有人性，但原则上我还是相信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一定带来了猿族的诅咒。”

“为什么叫猿族的诅咒？”

“我有我自己的语言。”

“这就是说，应当接受上帝关于消灭猿类的法则？”

“基本上是这样。”

“您一直都在故意不回答那些折磨我的问题，您不说‘是’或‘不是’，而每个在寻求信念的人却喜欢具体的答案，只喜欢一个词‘是’或‘不是’就行了。可您只有‘大概’、‘差不多’、‘基本是这样’，还有不同程度表示‘是’的成语。如果您意在如此，那么这对我来说，与其要背离您采取的方法，不如摒弃您的实践。”

“您对我的实践深为不满，可以理解，但尽管如此，您还是从集中营跑到我这里来。这又作何解释呢？”

“要证明每个人身上，如您所说，宗教观念和猿性并存，纯属徒劳。如果我只有宗教观念，我对您就不会感兴趣，我就会在党卫军刽子手中等死，不逃跑出来，我会送上另半边脸以唤醒他们的人性。要是您万一落到他们手中，我倒想知道，您是会送上您的另半边脸呢，还是设法免遭打击？”

“您说什么——伸过另半边脸？您又在纳粹政权这部现实的机器上刻制象征性的寓言了，其一——伸出另半边脸的寓言，正如我对您所说的，这是个人的良心的寓言；其二——

您会落到根本不问您是否肯伸出另半边脸的机器中。您落进的是已丧尽良知的机器中……当然，不管是机器或是路上的石头，抑或是撞了您头的墙，这类无可交往的器物，正象您和其他生物难以交往一样。”

“神父，我很迟钝——也许，我触及到了您的秘密，您过去是否在盖世太保里干过？”

“我怎么对您说呢？我干过……”

“明白了。您不愿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即使对于您也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可您想过没有，神父，战争结束后教民们会不会再信任您？”

“干过盖世太保的人并不少。”

“如果教民们悄悄传开，神父曾作为奸细被安插在那些没能生还的在押者的牢房里呢？而那些象您一样生还的人——百万人中的幸存者……教民们是会不会再信任您的……那时候您还能向谁传教呢？”

“确实，如果处世的方法细致入微，有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致人于死地。所以，情况一旦变化，我未必不能想方设法地改变我的状况。”

“那您会怎么办？”

“怎么办？驳斥这些言论，尽我所能驳倒它，一直到人们重新又来听我传教。当他们不听我的时候，我的内心已悄然死去了。”

“内心，这就是说，您还留有活的肉体？”

“上帝作主吧，该留下什么就留什么。”

“您的教规中反对自杀吗？”

“因为我们不会自杀。”

“失去传教的机会您会怎么办？”

“我将信教不传教。”

“您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另一条出路——和大家一块儿干？”

“您说的干，指的是什么？”

“哪怕是为建造科学院搬搬石头。”

“如果一个人没有神学事业，那么社会对他的需要就是搬石头而已了，对此我没有什么好和您说的。那么，我现在最好还是回到集中营，把那儿点燃成一个火葬场。”

“我只不过提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再听听您下面的见解——这么说吧，您进一步的思虑是什么？”

“您认为，对教民传教感兴趣的全是些懒汉骗子？您不认为这也是一种干活？您认为干活是搬石头，可我认为精神劳动是其它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精神劳动尤为重要。”

“我的职业是记者，可对我的新闻通讯的排斥来自纳粹，又来自正统的教会。”

“您之所以遭到正统教会的指责，基本原因就是您对人的看法不正确。”

“我没有谈论人，我描述娼妓和盗贼的世界，这些人生活在柏林和汉堡的地下避难所里。希特勒政权说我这是对最高人种的诽谤，而教会则称之为对人的诽谤。”

“我们从不惧怕生活中的真实。”

“你们怕！我只写了这些人如何想方设法要求加入教会，而教会又如何拒之门外，就是说教民们厌弃他，神父却不出面阻止教民。”

“当然不能阻止。我不和您辩论真相如何。我和您争论的不是您是否写得真实，我和您的分歧在于对人的未来的预测。”

“您不觉得您的回答不象神父，而象个政治家？”

“您只看到我身上您能理解的东西，您只看到构成我的一个方面的政治轮廓。您把计算尺看成是可以敲钉子的物体。计算尺可以敲钉子，但尺有长度，能显示计量。这就是它的不同功能，你可以从中发现十种、二十种功能。主要的是，尺可以用来计算长度，而不是只能敲钉子。”

“神父，我提出了问题，可您不正面回答，却给我敲钉子。您很巧妙地使我从提问者转为回答者。您一下子就让我从寻求信念的人变成一个异教徒。当您置身于这场搏斗之中时为什么总说您是游离于这场搏斗之外的呢？”

“是的，我陷入搏斗之中，我确实介入了战争，可我是自己和自己打仗。”

“您的辩解很符合唯物论。”

“我是在和一个唯物主义者争论。”

“那么说，您可以用我的武器和我交锋了？”

“我是被迫这样做的。”

“请听我说——以您的教民的幸福的名义——我需要您和我的朋友联系上。我给您地址，我把我的同志们的地址交托给您了——神父，您不会出卖他们的。”

什季尔利茨听完这段录音，迅速站起来，走向窗口，以避开和昨日那位请求神父帮助的人的目光。后者正听着自己的声音，喝着白兰地，贪婪地吸着烟，得意地微笑着。

“在神父那儿不让抽烟吧？”什季尔利茨没有转过身。

什季尔利茨站在窗口——整面墙是扇大窗——看着乌鸦在雪地上争抢面包屑：这儿的守门人有两份伙食，他很喜欢鸟。守门人不知道什季尔利茨是保安局的，他确信这幢郊外独宅的主人是同性恋者或是商界巨头：从未有过女人到这儿来，而男人们聚会时，说话声音总很低，甚至——很文雅，还有上等的——常常是美国货——好酒。

“确实，不让抽烟，真把我憋坏了……老头儿象个演说家，没烟抽，我可真想上吊……”

说话的这位特工人员名叫克劳斯，他是两年前被吸收进组织的。他自己找到征集的地点，这位昔日当过报刊校对的汉子，十分想找点刺激。他干得很出色。他坦诚和强硬的交谈常使对方难以招架。这次让他来谈谈全部情况，他叙述的也还是工作已有了结果或是进展很快之类的话，什季尔利茨仔细打量着克劳斯，从他们相识的那天起，什季尔利茨感到危险性与日俱增。

“也许，他病了？”有一次，什季尔利茨这么想，“变节者的渴求同样是独特的病征。有意思，克劳斯竟会击败龙勃罗梭的学说——他比我见到的任何一个犯人都更可怕，他那么文雅，那么讨人喜欢。”

什季尔利茨回到桌旁，坐在克劳斯的对面冲他微笑。

“就是说，你确认是老头帮着恢复了联系？”

“是的，这毫无疑问。我最喜欢和知识分子或神父一起工作，您知道，观察一个人如何走向死亡——这可太惊人了，有时我甚至想对人说：停下！瞎子！往哪儿走？”

“啊，这不值得，”什季尔利茨说，“这不明智。”

“您没鱼罐头了？我离了鱼就受不了。您知道吧，需要磷，神经细胞需要磷。”

“我给您准备了许多种好吃的鱼罐头。您想要哪一种？”

“我喜欢油炸的。”

“这我知道，要哪儿产的？我们的还是……”

“还是，”克劳斯大笑起来，“就算这不是爱国主义吧，可我还是很喜欢美国或法国的产品和酒……”

“我给你准备了一抽屉法国沙丁鱼罐头。橄榄油做的，香极了。含磷质……您知道，我昨天看了您的专案材料。”

“哪怕能看上一眼，我都将付出重金奖励……”

“它可不象您认为的那样有趣……当您说话欢笑，抱怨肝疼时——这给人印象很深。如果发现，在这笑声话语中却干的是使人发悚的行径……在您的专案材料中——就有那些干巴巴的内容；口头汇报、书面情报等等。一团糟，您写的那些告密信，告我们的密……不，这先不谈……关键是这个：我数了一下，根据您的汇报，一共逮捕了107人……然而，他们对您一字不提，无一例外。但是，盖世太保那里给他们吃尽苦头……”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些？”

“不知道……想分析分析……当那些曾给您避身之处的人后来被抓走时，您心里难过吗？”

“您说呢？”

“我不知道。”

“鬼才知道……我大概，只有和盖世太保一对一交战时才会感到自己的力量，我喜欢搏斗……他们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呢？所有的人今后又会

“怎么样呢？”

“大概结局相同。”什季尔利茨附和道。

“我们面临着滔天的洪水！于是，我们的人当中会出现胆怯、卑鄙、贪婪、告密，实实在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类基因。奴隶中间无自由可言……大致如此。那么成为奴隶中最自由的不好吗？我这些年来一直运用着最充分的精神自由。”

什季尔利茨问：“哎，前天晚上有谁去神父哪儿了？”

“没人……”

“快九点的时候……”

“您搞错了，”克劳斯说，“至少没人从您这儿来，一直是我一个人在那儿。”

“也许，是个教民？我的人没看到他脸。”

“您在他屋后监视着？”

“当然，一直都在监视……那么说，您确信，老头会为我们工作？”

“会。我常感觉自己有一种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的策反的感召力，人们屈服于我的压力和思维逻辑……”

“好样的！克劳斯，只是别过分自夸。现在谈正事……您在我们的一套房子里住几天……因为您还有一个关系重大的任务，并且不归我管……”

什季尔利茨说的是实话，盖世太保中的同行今天请求把克劳斯借给他们用一个星期，在科隆抓到两个俄国“钢琴师”，他们是在无线电发报机旁工作时被抓获的。他们一字不说，需要派一个“好人”安插在他们之中。找不到比克劳斯更合适的人选了。什季尔利茨答应把克劳斯借出。

“从灰色的文件夹里拿张纸出来，”什季尔利茨说道，“这

样写：旗队长！我累垮了，我的力气用尽了，我诚心工作，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想休息……”

“这干什么用？”克劳斯一边写一边问。

“我想让您不受任何干扰地去因斯布鲁克过一个星期。”什季尔利茨答道，伸手给他一叠钞票。“那儿有许多娱乐场在营业，年轻的姑娘象战前一样从山顶向山下滑雪。没这封信我可很难给你争取到这幸福的一个星期了。”

“谢谢！”克劳斯说，“钱我多的是。”

“钱多不碍事，对吗？碍事吗？”

“当然，一般来说——不碍事。”克劳斯没有异议，他把钱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现在，就象人们常说的，花柳病要花大钱治……”

“您再回想一遍：没人看到您在神父那儿？”

“没什么好回忆的——没人……”

“我指的是我们的人。”

“要是他们在这老头的房子后面监视，你们的人大概可以看见我的。但也——未必……我可是谁也没看到……”

什季尔利茨回想起，一个星期前他亲自给克劳斯换上服苦役的衣服，在此之前已先演了场赶着犯人穿过村庄的戏。施奈赫神父现在就住在那个庄子里。他回想起克劳斯一个星期前那张脸：眼睛里闪着善良和勇敢——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他正在扮演的角色。当时，什季尔利茨又以另一种态度和他说话，因为旁边的车里坐着神父，他的那张脸是那么生动，他那悲沉的声音，还有那些说得恰到好处的话。

“在我们去您新住处的路上寄出这封信，”什季尔利茨说。“还要再写一封——给神父，免得他怀疑，您自己写着试试

看吧，我不打扰您了，再去煮点咖啡。”

当他回到这里时，克劳斯的手里拿着张纸。

“诚实意味着行动。”他带着笑容念道，“信念是建立在斗争的基础上，赤诚而没有行动的传教是变节、背叛；无论是对教民还是对您自己，人会原谅自己不诚实，而子孙们——却永不原谅！所以我不能原谅自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这比变节更糟糕。我走了，请证明。上帝帮助您。怎么样？还可以吧？”

“好极了，告诉我，您没试过写写散文？或者写诗？”

“没有。如果我能写——我还会……”克劳斯猝然止声，悄悄地看了什季尔利茨一眼。

“请接着讲，怪人。我们俩的谈话开诚布公，您想说：要是您会写作，难道您还会为我们工作？”

“有点这种意思。”

“不是有点这种意思，”什季尔利茨纠正道，“您想说的正就是这个，不是吗？”

“是的！”

“好样的，我们互相欺骗有什么好处呢？干了这杯威士忌，我们就上路吧，天已经开始黑了，看样子美国佬的飞机又要飞过来了。”

“那房子远吗？”

“在森林里，离这几十公里，那儿很安静，好好地一觉睡到明天……”

坐进车里后，什季尔利茨问：

“他没提起从前布吕宁的集中营？”

“这我已对您说过了——提到集中营，他马上不吭声了，

我不敢太逼他……”

“您做得很对……他也没谈到瑞士?”

“装聋作哑。”

“好吧，我们再通过别的渠道接近他，重要的是，他同意帮助共产党，好一个神父!”

什季尔利茨一枪射中了克劳斯的太阳穴，结果了他。

他们正站在湖岸上，这儿是禁区，但是大桥警卫队——什季尔利茨十分熟知——驻守在两公里以外。空袭已经开始。空袭的时候手枪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他估计好，克劳斯会从混凝土平台上——从前在这儿逮过鱼——直接栽到河里。

克劳斯象麻袋似地一声不响地栽到水中。什季尔利茨把手枪朝他掉下去的地方扔下去（制造一个他神经脆弱在陆上自杀的假象，两封信什季尔利茨已经亲自寄出了），然后便摘下手套，穿过树林，走回自己的汽车。到施奈赫神父住的那个小村庄有四十公里远，什季尔利茨估计要一个小时才能赶到神父那里——他把一切都预先想好了，甚至事发时证明他不在现场的理由也想好了。

1945年2月2日19时56分

（摘自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0年入党党员党卫军小队队长克留格尔的档案：“纯雅利安人，忠实于元首，性格——北方化，意志坚定，与友相处——持重且善于交际；对德国的敌人绝不留情。优秀的家庭成员。没有不道德的男女关系。

工作中表现出色，是该专业无法取代的专家。”)

一九四五年一月间俄国人攻进克拉科夫之后，这座精心布满地雷的城市竟得以幸存。帝国安全部部长卡尔腾布鲁纳指示要盖世太保东方局局长克留格尔前来见他。

卡尔腾布鲁纳凝视着将军沉重肥硕的脸，沉默了许久，然后声音很轻地问：“您有没有什么能让人谅解你的缘由——非常客观的理由，使元首能够相信您？”

外表憨厚，心地实在的克留格尔正等着这句问话呢，他已经想好答案，但他不得不弹完所有感情的音阶：他已经在党卫军中干了十五年多了，学会了装腔作势。他知道，不能一下子就对答上面的问话，同样亦不能充分辩解自己的过错，甚至在家里他也发现心中存有把自己塑造成完全是另一类型人的意识。开始，他还和妻子很少讲几句，就这也只能是在夜间小声耳语。可是，随着专业技术的发展，他，还有所有的人都深知侦察手段的厉害。他一度不再大声说话，长时间地强迫自己思考。甚至和妻子一块儿在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也沉默不语，要么只是谈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他相信当局随时可能发明一种可以在一公里或更远的距离内专门录下人声的机器。

渐渐地，从前的克留格尔消失了。代之而存的是人人熟悉的外表，内心却已改变得与从前的他截然不同，一位谁也不再了解的将军。他所怕的不是说实话，不是，他怕的是要自己去想真话。

“没有，”克留格尔回答道，他叹了口气，让人觉得深有感触。“我没有足以让人宽恕的理由……也不可能有，我——是

个战士，战争就是战争，我不期待任何宽容。”

他表演得确有分寸，他知道他对自己过错的认识态度越是苛求，他留在卡尔腾布鲁纳手中的把柄就越小。

“别象个婆娘儿似的，”卡尔腾布鲁纳说着，吸了口烟，于是克留格尔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绝对正确的行动路线。“应当总结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克留格尔说：“大队长，我明白我的过错是无法估量的。但我期望你能听听旗队长什季尔利茨的意见。他非常了解我们的行动。他可以证实，一切都经过认真、精心、充分的准备。”

“什季尔利茨和这次行动是什么关系？”——卡尔腾布鲁纳耸了耸肩膀，“他是情报机关的，他在克拉科夫另有任务。”

“我知道他在克拉科夫是为了‘法乌’失陷的事。但我认为有责任让他了解我们行动计划的每一个详情细节。我以为他回来后会同元首或是您报告我们所领导的行动的情况。我一直等着您有什么补充完善的指示，可我什么也没等到。”

卡尔腾布鲁纳叫来了秘书，吩咐道：“请了解一下六局的什季尔利茨是否列进了‘施瓦尔茨法勒’行动的补充人员名单。打听一下什季尔利茨回来后有没有将领召见了，如果有，看看是哪一位，您同样要注意他谈话时提出过哪些问题。”

克留格尔知道自己过早地把什季尔利茨置于打击之下了。

“所有的过错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他低下头又啜嚅道，声音啞哑沉重，“如果您处罚什季尔利茨，我会感到非常痛苦。我非常敬重象他这样忠诚的战士。我没有理由请求宽恕我的